



江戸繁昌記

廿五冊

~~X1.485
六冊
5~~



大保七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七編

江戸繁昌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五篇

靜軒居士著

昔者平氏也源氏也北條氏足利氏其相代盛當時
 孰不謂繁昌莫過焉平氏焉知有源氏之盛北條氏
 焉知有足利氏之繁昌何也無有一人記之思其人
 嘗將俟其極而記之而其世遂向式微所以無記歟
 嗚呼四氏又焉知今之盛至乎三百年之久而更益
 繁昌可謂古無比矣想二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繁
 昌莫過焉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古無比何復無有
 記之蓋人俟其極然耶夫俟其人然耶何不記且記



予謂今之盛將歷千百年而繁昌無窮俟言
乎記然而我豈天所俟其人哉則後之讀者將有
於斯文而有感於斯人而謂記之不知無記與

千住

落月嘶山雞聲催曉店烟未揚橋霜始白早聞
之音擔歌之聲驚殘夢喚懶眠驛樓上客割愛行
妓道尚早請且徐恐怕那小塚原人客道今復就
畏淨土寺外更新葺法華堂賽報迹夜香火薰曉
日經宗之盛延及這地寂莫之時從佛浦上要亦江
戶繁昌之餘波但比感應寺不足言聞否那蔡廣大



去秋作基時分幾万善男女隨喜信心執役運土不
日功成始知不庶民子來之虛語兒女狂顛並裁新
衣飄紅揮紫鬪豪競奢祭禮節一般光景也像妓道
聞之未知其地在何方客道雜司谷鬼子母神之西
不上半里距妙法寺數里而遠三利頡頑可想他日
繁昌妓道怎生這等盛昌全出祖師妙德去歲此方
閑帳帝釋也翻天覆地客道真箇翻天具真連中朝賽
趁曉打鉦打鼓攬人家眠吐古怪信心歸依大抵
有度我亦為他攪殺每晚安眠不得一夜怒氣滾滾
把桶水望那鼓聲潑潑送還被那夥忿嗔煩大家

累名主騷擾一會妓道君宗門何客道累世淨土新
宗是也如我親鸞上人德更高功更廣那東西御堂
通兩都並壯麗他宗少見誠知功德之驗每歲御講
時分天必乍晴可仰功德無天所謂御講日和是也
妓氣色頗甚不佳道去窗欲白容出此銀子道留
免使用妓推辭不肯受道無用勿為客道今日忽然
敘道去勿為除非要收君須改宗旨客始曉其
意道南牟阿口中急更道南牟妙
飯熟酒如烟足箇驛店裏一面相席衆位圍坐
盃酒始下堂中一位先生自軒席次一人執盃朝進

壽且歌曰督君以義兮取先生先生任道行先生以
學兮取顯榮賢君卑禮迎千載一遇兮道義合君臣
揆兮德政明堯舜之君兮堯舜之氓枵腹兮將茂
鳳凰將鳴先生喜色可掬道所謂業精干勤勉哉諸
兄不佞原來魯鈍豈如兄等有才有識但是務讀書
精力過人蓋纔有之以此有今日何幸為鎗一本之
主辱粟九百之俸錦衣書行軒肥婦鄉憶起青年筆
耕擔飢時分一碗夜幾蕎麵待喫欠錢况百錢句妓
或偶獲錢四文一合薄酒合直僕射大臣戰店大客飲酒人驛女
脚每脚其樣也似何前
所置捏像人臣
俗因有此語青列從事爭奈到臍時酒已數行友人

醉持洗大白壽以為別道。天緯地濟，民才
識如此，學問如此，世其有幾。可惜屈兄，大學就這小
祿然仕，依義多少，何算祿。庚幾兄使其君為堯是期
：：庚幾正風化俗是望。：：一草一木勿偏於窮
理村學良知良能勿陷於野狐禪學，勿為祖徠學之
粗漏，勿為箇齋學之偏固，考證勿局，訓話勿泥，勿內
虛文而外實行，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四書研至，石祿
水終。

上卒排列唱道啓行，大國某侯朝觀參。府是也，双
箭耀金，長槍揮毛，弓矢張武，烏鉞揚威，濟々懞懞。

步止齊公擁節，在輿扈從之士蜂簇護輿，幾箇大臣
騎從殿之金鞍朱纓，又駱虎韻豹，棗文棨又戟
人物之壯武，具之美存，軍國之典刑，為清世之黼黻。
令嚴不囂，以聞人馬之行，声却是多少，從中有忠有
佞，人心不同，如面，日一箇異思，一人肚裏想道，水
涉山跋，經歷千里，雖太平世，豈無不虞之畏，公與魚
悉從者不痛，今日只今無事入都，祝何喜如之，今
晚上館，今夜安眠，真箇肩土卸却，箇重大擔來，却必
惠又在繁華內紛雜送日，斂也，十分試不得馬，也十
分馳不得嘆，又是，一年閑却，此好日子，一人眼中

暗算道今日何等好辰壯健到着身入劇地可觀妙
遊明日為初又撒興又暢鬱口將飽且美眼將眩佳
麗妙快獨恨不追着假宅時節僕每不幸來
後去先半生未嘗一喫割床風味想起前番知音那
貨無恙逃火否當時臨別痛哭言折指俟信他極言
實決非假哭決非偽淚雲想衣花想容知使他每日
斷腸今日只今汝情即至汝良人來其是真雲花不
復假計應他卜筮借會言知近忽聞美馨襲鼻看時
有鰻鱧店濃烟耗走薰香益嚴古語所謂過屠門而
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他暗吞涎道是亦江戸

香明日須嘗矣都俗呼鱧炙謂之蒲燒割有法燻有
巧漫用美酒染用自膏炙割之妙酒醬之美田舎所
魚因題口江戸前今乃江戸前之行到處湧烟其香
極佳遠人所以呼做江戸香

十住有大橋即曰大橋橋北曰上宿橋南曰下宿
由下宿至山谷間人戶中斷一面田野必謂小塚原
是也官用此閑原為刑場重罪大犯戶以鳴其罪
因建淨土寺且置磐石地藏佛使厲鬼有依念佛之
声常不絕香火之烟日夜薰德刑並流可不仰哉
去歲隣淨土寺更起法華寺乃都人繁賽原野改觀

今不復荒涼。山下宿人戶稠密繁華。歲加郭內為準。亦有兩謂。寄者于晝于夜。交番演伎。一個會樓。今番揭落語牌。聽者疊有。位伎人坐下高床。警一警說。起道着官且聽。近今法華宗之盛。眼前那一寺亦數在新蓋中。却怪落成未。每夜五更時分。向那兩刹間。一夥六字一夥七字。妙号並顯靈。兩陣相接。吶喊爭。銳木魚之聲。震天錫杖之响。裂地苦戰。例至曉止。只是今日。經風之競。且六之。与七。衆寡不敵。淨軍漸困。那地藏佛欲勸解息兵。然元來石身重人甚難周旋。方便不得。投錫嘆息。於是淨家計議。將去增上寺僧。

援兵却思道。遠絕比。援至軍或潰。不如乞之。總淺寺權屈。一以極危急。則箇一靈道台家。原來朝念題目。夕唱念佛如錯。遣題目來。猶何為我用。却是利害不如。往總淺寺。他是禪宗原不立文字。決不立異同。於六七之間。乞之。必應。衆議一決。靈衝圍徑走。總淺寺。參大和尚。案下几拜。拈香告訴道。兩家交兵。難奈衆寡不敵。我軍屢困。一利之念。佛危將陷。無間地獄。伏請鄰寺之好。借數字。極急那時。大和尚微笑。着拂一拂。道些少作用。何惜一字。却是佛法無多。子我門原來一物沒有。請辭去。勿復費饒舌。喝一。

坐哄笑撫手道新奇
淨土寺後邊有一所化場繁昌之餘烟不知日火幾
多屍夜火起烟朝風吹灰今日則回向院明日則永
代寺何寺何院皆轉送於此便亦從錢之多少上下
其燬方錢多則連棺為灰因謂其取曰別火屋少則
直火屍火屋內剗地作壙深可尺廣恰容人身中藉
尸薪以待買火者日影已斜有人送尸數箇旗人從
棺入屋管火問姓名受棺置之壙側忽看一脚揚處
棺木破碎急抽尸投薪上抽時遲那時早把薦掩之
方纔吹火謝送客出夫明日旗人趁曉收骨可憐一

塊血肉只是數寸灰温使用箸拾骨粉碎一掬盛之
小壺皆道乾乾淨淨結果得好豈於人心無忤乎我
亦欲此乾乾且既如此地獄雖有極樂雖有連可攀
可陷之不足既已無有於我安心
梟得水上一箇凶首面青黑又如眠又如晒數箇管
照乞兒警備守木一人走淨土寺香火灰掠一把綠
杏來傳火食烟說道聞夫冬鈴森森之梟觀者傾都
那方遠近屠沽莫不得餘贏豈不亦繁昌都之事在
有々不思今世猶看此梟今番仙字一件何甚似
前番仙字樣子奇詭々可仰官公正明斷刑

人，十萬人慶，小人貶斥。君子愈顯，實吾輩萬民之幸。福祝快快，世人常言乞兒，以賤我曹，却是他暗夜乞食，孰若我白日乞食，何殿樣、可殿樣、而不如乞兒乎？好笑聞初，那忠臣臨刑，晴天暴陰，疾風飛石，怒雷劈木，便是彼蒼了。感通，必然豈可不畏而戒，但看原頭紙幟搖，標出撥人，漸、前、來、後、馬上、細、縛、一、箇、妙、年、美、人、正、是、雪、約、梅、花、兩、處、海棠、着、時、一、双、淚、兩、滴、沾、五、花、鬢、來、鎖、眉、埋、腮、又、羞、入、咽、馬、子、把、手、巾、替、他、拭、淚、獄、卒、數、名、前、後、隨、從、檢、吏、跨、馬、儼、威、押、之、觀、者、雜、道、爭、先、趨、看、那、美、人、將、就、刑、

方纔矯眉轉睛，欵欵說起道：「君等且聽聞人將死，其言善臨死一言，請煩君等轉說奉勸。普世間嫩娘、奴、一念錯了，迷魂顛倒，不待父母之命媒酌之言，待、奔、無、路、戀、之、極、妄、意、弄、火、犯、這、般、重、罪、吳、天、之、罰、爭、奈、逃、得、不、孝、之、責、懊、悔、無、及、要、平、生、痴、情、好、觀、演、伎、徒、愛、倡、優、婀娜、欲、人、悅、已、塗、抹、要、他、羨、我、治、良、誨、滔、聖、訓、不、奉、以、此、致、之、以、此、至、是、不、獨、娘、等、宜、以、奴、為、鑒、抱、兒、人、家、更、須、鑒、照、君、等、幸、不、責、奴、前、途、見、憐、瀕、死、善、心、請、一、句、念、佛、教、奴、免、刀、劫、苦、惱、說、畢、泣、萬、人、一、口、南、平、之、声、震、動、千、住、來、

原上茶店數客啜茶吹烟皆道可惜今日大罪人矯
面冶態看杜若代一樣分寸不差想他人母如何為
心何等痛傷何等苦楚一客待還錢去摸索腰間道
晦氣也為那拐子施伎茶婆問道無被掠多少銀子
客道賤佩不足惜錢也些少一客道小可也先刻
抽懷袋幸早覺悟那輩大膽向刑場猶為這等衣食
客道要也繁華中之物都會何方保無之嘗讀擔暴
雜記云都門繁會之地偷子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
六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老者從後
擊而仆之且罵以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

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絕
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
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下割衣襟一幅
去混号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如歐辱弗怨
或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即坐香車一書生行其
旁而美相顧有情小老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
知也方回顧女即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
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者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
即口忽為小刀劃破小可當時拊案言何其彼此相
似之甚此方大都通邑亦皆有此伎為生而江戶則

最甚嘗聞之道路其使刃剪佩謂之巾蓋剪空手向
進抽衣中物謂之違按施伎於運行之際也初立人
後伺之遂繞出前下手於其間謂之位大抵甲剪傳
乙丙抽送丁相助為之乃或獲其人物則已逃倒受
之罵或一人而掠走謂之飛以其飛走也揮刀劫奪
謂之度須按國語但訓媼度須即其略以恒奪也且
其隱語紙曰植志夾袋曰大腰袋曰茄子烟管曰鈇
鉋又曰伽追曹馬披槽志者植志奪沙夢之略夾之
懷抱也大者以受用之人也茄子鈇鉋以象言之而
伽追曹馬者為謬轉其音也衆客皆道君何等博識

下讓繁昌記作者客舍笑道緣好讀書何說博識然
豈似那曹鄙儒呀為乃願則予孔子一客道近日
街上見一信父為拐兒吸眼我件彼來肩纜摩儉父
便覺被抽然不觀其手就辭曰緊要文字挾在中伏
請憐察完璧銀子從命拐笑曰汝得非錯認乎我豈
敢儉口憐之拐曰猶疑乎使解代批示之而取奪之
袋挾在尻邊禪紐裏爾時衆既環之儉曰果然我死
因泣下辭氣愿款誠意動人拐亦不忍欺之曰拜伏
乞之於天我能為完儉即叩首而袋早自天墮拐微
吟披袋去

品川

品川者江戶之咽喉也為天下第一之巨港為東海
五十三驛之初程繁會可知夫御殿山櫻春而遊人
如湧海晏寺楓秋而遊客如織泉岳寺杏火四時風
薰牛坊車輪早晚塵起如來寺之高敞眺望魂飛東
海寺之幽邃閑吟神遊宿幡森立爭江下猶妓館橋
密奪岸起樓風瀾露簾人巨納涼又宜賞月七月則
拜月行八月則玩月去並為一人佳節當夜妓樓鬧
雜固也高輪在十里間遊人傾堵六月則天王祭
鼓譟神興入海北觀可想南而酒樓之人者曰三

間茶屋北而茶店之小者曰八山ツヤ茶屋其間屠沽之
多不勝算數也六七月之父都人例賽富士大山二
神葎行並由此乃送往迎來雜道比常不翅三倍予
嘗戲作品川竹枝原一百首今鈔十餘首標繁昌云
友人蘭門波多野氏亦賦品川竹枝詞題曰江上漁
吟令予序今茲壽梓世人如要盡品川風月之情其
集盡焉非如予梓無風趣也

御殿山櫻

櫻花開遍簇晴空一坐春山枕海東奇絕無人不到
畫紅雲方映白帆風

一擲千金拉妓遊，三杯好耐洗春愁。山頭因試花前醉，早約江樓觀月秋。

如來寺櫻

車馬紛紛瞻載馳，櫻花映出碧浮屠。如來也合拭慈眼，西土則花一本魚。

海晏寺楓

一從楓樹染新霜，多火遊人趁夕陽。古寺秋深却鬧，曉風無地著荒涼。

泉岳寺四十七義塚

香火百年今尚鮮，貫虹義烈日爭煙。如將義冢比疑

冢，唯數英雄好賦非。

東海寺

纔入山門禪味清，風塵小似世營營。西來意屬東江上，滿院松濤物外情。

妓館

万里茫洋水接天，泊橋爭繫碧樓邊。此間也有西施住，送了吳船迎越舫。
浪拍前灣樓影漂，去來之船去來潮。阿娘嬌養黃鸝慣，更向身邊下鐵鉤。

二十六夜

天等更深，益爽涼。露簾捲盡，醉風觴。一擲共倚西窗。
意客遲，月升娘遲，即

十五夜

此地中秋，作福天。絃歌如海，酒如泉。世間今夜十分，
月七八分，都在品川。
岸、潮回浪漾，金万樓遊客，豁胸襟。高歌深酌，醒還
醉，自月升時到，月沈。
三世凭欄，誓夫婦嫦娥，脉脉海之東。只期此翼翔天，
上恩聽，孤身走月中。

天上

似把江舟陸地推，金奩顛倒碧瀾披。阿妹休言身世
苦，天神沈海不無時。

八山下茶婢

鶯聲燕語小神仙，說水談風度妙年。一啜茶湯豈解
渴，兒郎與擲百文錢。

三間茶屋

例唱陽關三疊歌，一盃送別意如何。不知日坐幾行
客，酒暈渾和淚暈多。

富山賽客

欣喜阿誰不面閑，旅裝無恙自山回。酒亭早已迎人

滿撫掌先呼軟脚盃

牛坊牛車

牛坊、裏万斯牛無復田家藝尾頭太平氣象繁昌
畫米鹽緩挽駕梁輶

赤穗諸士復君仇或有少可議然節義之所在可不
貴哉乃世俗皆是之然世儒多非之揣摩巧論唱和
毀之于嘗竊憤焉今茲泉岳寺開帳陳其遺物為靈
觀也賽客殊羣可見人心感戴存于今會者會記及
其遺蹟因論此附之未知我果是那彼果非耶然苟
貴節義我甘心於讀者存為俗論焉嗚呼与儂而不

貴節寧俗而貴義也耳

傳曰父之讎弗与共戴天言不及君者以資車之敬
其道一也是以居其喪斬衰一之其就養左右一之
弑君弑父其罪同之以道之一然兵國家復讎之
禁官代之誅之亦不使之共戴天也庶人或犯
官蓋以殺人者死之法處之不以不孝不忠罰雖則
被刑其為孝為忠者猶有為君父死於人事不出於
一或因傷而死或受辱以裁斃於其藥陷於其讒死
有差別然死由出乎彼則死皆一之於此而已矣
曷共天而立世也哉凡為臣子者唯知其君父而

已死之仇不反兵情之所急心之所激不暇於較死
之差別顧國之法禁者有焉赤穗諸士復讎乎吉良
氏亦唯知其君而已可不謂之忠義之士乎哉
官蓋以忠義自盡賜之而世以忠義感激仰之而儒
者異論多不與之要不過於欲立異見以抗俗耳世
有從唱其說者謂予曰官賜侯死其刑適當諸士
宜背城一戰而死反報怨於吉良氏是不知所怨也
予應之曰侯不忍小忿妨大禮刺私怨干公朝官
便照法賜死或過堂不出其範圍諸士欲有憾於其
所怨乎官以法處其君父然為臣子者舉痛於

官 國家之制法不立十世也侯固當死矣然其
死由尚平吉良氏則所怨為非所怨如據城拒命復
益累君耳曰如原其死由出於侯不重幣以請其拍
揮亦自裁爾侯生事於私然諸士從之可謂繼其私
曰幣之不厚有司之吝不過侯不周車之過已使侯
不忍於私者則本吉良氏之私吝指揮於不腆以激
之也侯死出於此諸士之怨將何之如論其主豫讓
亦非義士也曰弄凶器破國憲擅殺朝臣曰不共戴
天之讎唯見其死仰已何暇顧焉曰擻徒結黨緩謀
之洵為之車不發露亦幸讎不先死亦幸也曰同

藩忠義之士其志誰不同已欲立而立人不得不立
之共且彼重門備難敢死養士不得不緩謀之不
得不洵為之車脫輓死法已離僕死自裁已成否
天也我盡吾心焉也耳曰良雄者國之大臣輔翼之
道不能格君心之非諸前日使侯忘社稷龜玉毀續
其責安逃曰常理固然矣然以此推之殷之三仁亦
非仁也縱令良雄等不免前責處變且死歲寒後凋
猶忠也矣猶義也矣曰志既得矣宜自裁猶命干
官其心謂忠義有名幸免死即得爵祿如拾芥死
未伸也豈非假義濟慾者歟曰事濟矣 國憲於是

乎始首謂死者也庶幾死順是義上必以為義士
以慾擬之抑鄙矣小人度君子也耳嗟夫 官賜之
自盡蓋與其忠也不則刑堂服梟大授之機會蓋與
其義也不則志應不遂道理必有入情必然通天下
咸感激仰之然迂儒曲學悖情戾理橫議妄論 國
典巧論枉敗善類亦徼以為知者孔子曰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迂儒何反弗思甚也

深川

深川繁昌狹斜為最曰七橋曰中町新地云石場云
併擗下裳繼警坊凡七吸更細算之擗下有表裏之

差石場有新占之別干妓院之數不知上幾千尸其
間自有盛衰耳氣互奇聞昔者土橋為盛今則運於
中町新地漸屬冷索石場却向熱鬧然其連畢竟不
外出以今較昔還是為一大繁昌一刻豪遊萬金車
載爭輸其間可謂盛矣深川之俗原來與吉原夕娼
家聽客拉妓出乃每歲元旦洲崎拜旭之遊為第一
番詳于大龜井戶之梅墨田川之雪佃嶋根烟西國納
涼莫弗往焉莫弗醉焉吉原則色為重威嚴為貴緋
衣畫裳粧色欲濃深川則藝為重洒落為貴淺脂薄
粉飾樣欲淡初篇所謂累水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

花似深川妓即是乃有色無藝者之下等一人兼備
拜為上頭其既色為重使別畜歌妓不許賣色他為
色者執鞭藝為重雖則色藝有別然其實由賣他為
二者結襪是以人之鬻子於深川而契立文色亦證
賣藝亦證賣因俗謂之二枚證文吉原以在北方謂
之北里深川以在東南謂之辰巳北里則客就妓樓
辰巳則聘之酒樓樓上作成者北曰若者並用男子
南曰輕子並用女子誘客為以者北呼茶屋南呼船
宿以舟行之便也然而船宿散居乃潮退則不能舟
者往有之客猶就謀而船主陸送遂侍佐與可謂

亦使舵十酒席間

中街尾花亭之樓上一席高筵水陸並陳絲竹競

起財主坐中央白虹吐氣大鼓謂之大鼓按鼓舞軒子左陪

右侍秉色媚意貢戲獻諛但是坐間只覺春光暖身

外誰知秋意寒樓外箇敵陋小住破窗紙古小屏障

風傾軒瓦碎大盤受雨一俏即沈痾始起鷄骨為瘦

亂鬆如蓬岑寂無聊擁衾坐下聞得外邊駒屐聲圓

滑送响娼妓張跑來手快推戶慌忙上前對郎

問道朝來如何果益佳麼即應道勿復煩念慮元氣

則全復但踈慵為僻猶懶健起休怪千恩萬謝

斷絃復續枯骨再肉他白般使用區處方端何以報

乏何日償之妓道呵明主曷做這言夫婦扶持世間

通義休說報休題償怎這等費閑思不怕鬱悶釀病

今日晴和宜火梳洗必定快活便抽取自家頭上金

櫛立即脊後輕梳去病髮易脫髻半上搨妓暗

追想当初吾郎揮霍傲豪那時呵氣飛鳥也墜使

太鼓醫者奉履令軒子女流結襪何思一旦父親嗔

怒猛被譴責卓身出門爾來親族也尺信不問交甚

也一錢不通難耐那太鼓輩着旆倒戈不復以大將

稱題以窮鬼目以痴漢妓感傷不堪一滴感淚向郎

襟上揮落，將來恰聞前樓上唱一首月中行道是
寶鸞回，兩月團圓，皎潔水光寒，鴛鴦照影，顧相看
交頸狎，輕翰一毛猶瘦，即餘血捐不得，亂鬢膏乾
窮愁為病，骨如刊，不覺淚闌干

妓向懷抱，摸出碎銀子交付，即道：「一兩充數，日使用
四銖，元管家婆傭錢就裏一銖換錢，為乞藥腳錢一
番百文也。」支八箇口，如別有事，須急走書分付，俾當
方纔拈管吸烟，前樓與酣，財主凭闌，奇傲千銀，方金
拋為纏頭，幫等從傍勸道：「人將醉矣，官醉失散，故江
邊恰興，則箇遂擁簇財主下梯，恰好三月上巳，洲崎

之瀕，潮退珠遠，遊客陸續，人影載路，財主跟耀豪
耀奢，幫間喋々撒嘲撒謔，不則數里，早出江濱，看時
長天縹渺，綠霞黯淡，神遊魂飛，人々豁醉，潮涸海如
滌，舟膠，搖如樹兒，女欣々褰裳走沙，這邊拾蜆，那邊
掠蛤，歡天喜地，獲金玉一樣為思，財主大叫快活，顧
幫等道：「掠此種米，幫等應道：「不敢。」財主道：「好，
急叫從者捧一錦囊來，便一把一抓，出銀兩，潑散兩
拋，幫等怎敢住著脚頭，得並向泥滾土烟走，爭先這
邊攬黃，那邊撈白，我擠汝奪，和泥和沙，顛倒一會，夕
兒拾貝光景也，像財主手麾，叫声來々々，恰好波嘴

樓內、漏戶始發、叫衆幫、新浴更衣、早看排下、一面酒
桌、飛白倒、鬻猜拳、爭籌飲、至日落、掃興出門、看時看
沙頭潮回、江天一碧、遠岫已低、帆影欲無、水禽尋棲
漁舟漾火、一彎新月、遙懸於品川之天、財主東扶西
倒、步、助醉、汝哦我嘯、早謀過土橋、來橋西、箇一
酒樓、曰平清、深川忠家中之巨擘、財主怎肯空過、去
叫衆、闖入樓內、幾箇使婢並美麗並乖巧、清言呼應
接客、掌席者財主至、一齊噓頭、唱箇肥者揀一所、華
潔高樓、前導下榻、又酒又肉、紛、送來、又杯又盤、整
、捧至、嬌橫嬌樣、圍繞撒媚、酒器並珍異、莫不古怪、

下物通奇、味莫不精妙、教人眩眼、教人落頰、財主更
使豪、又叫幾位粉頭、至、艷歌冶曲、按竹彈絲、但是銀
燭高燒、烟封欄外之花、細腰徐舞、慙敗簾前之物、財
主終日連飲、昏醉如泥、骨軟氣呆、恍惚如夢、一般粉
頭、引前、幫間推後、蜂擁下樓、時夜已深、四天靜寂、以
是犬声相和、財主抖擻精神、道、那箇自今陪我、長夜
之飲、皆道、敢、遂向東風菴、驀進、聞之、東風石橋、二
亭接客、便宜、雖深夜、亦不謝、雖拂曉、亦不辭、且聽其
流連、連、一旬、不敢謝、俟、二旬、不敢辭、一種別樣妙、接
當下衆客、小呼大叫、一齊、並拳、打門、正是、奇兵來、暗

夜襲敵營他應聲起闕門受客準備停當輅取不謀
燭光射客煌如白晝口未動手未撫快送執羹快下
温酒於戲自非斯繁昌都天下何處佳斯妙接自非
斯太平世世間何人弄斯遊

三伏苦熱人正眠不得時十分爽涼我方快活欲羽
新地江樓是也每歲至夏官照例放烽恰直新地
之前面治不忌乱不虞講警响震百里裂威四海火
術之精妙今不讓異域豈不昭代大盛事哉發放
有期海之一面遊船競聚濱之万樓觀者爭候彈絲
調竹低唱淺酌把戰場光景為遊境奇觀於戲太平

之民也哉客凭着風欄涼酌取榼粉頭陪話笑語紛
雜猛响得連声火光冲天客指着道砲家那烟謂之
彩雲那火謂之虹蜺這稱黃龍這稱赤龍呼羣鳥呼
双玉曰玉連星是也曰水晶連是也往來火即是三
段幾即是紫雲黃雲赤雲其他云：辨識細說且道其流曰扶
桑曰武衛曰森重曰荻野曰何曰何遂接筆次放翁
觀烽詩韻云

忽聞霹靂聲連放烽火戰紅光灼碧天煌燭認人面
玉宇開明都雲衢入赤縣月黑大星零海明龍燈見
繽紛空中花發揮巖下電堪誇太平民尊酒開襟噉

歌吹起水中遊舫萃若箭豭唯震馮夷應驚廣寒殿
客更賦數詩寫其景餘已出于太平志
近日入市偶購深川集者國歌也俳體也蓋亦竹枝
詞也予不鮮為國歌然讀之稍覺有趣因鈔數首附
焉深川風月之態亦可以考

葛廬

賦歌峨波廼奈賀禮乃須會能宇架連孀都比廼餘
類勢夜伊通玖南琉良武

福麻呂

布奈存占廼真玖良南羅閉天賦加賀波能阿曾比

破喜也九廼可寺越巨曾登礼

鐵雞

万古登奈志斗比刀尼伊波留々美增津良喜支也
勺仁南左解毛不加賀波廼左登

銀雞

美阿賀利乎志天豫父紀夜苦波多遠耶馬廼古呂
能宇知母不加雅半乃嗟妬

抄餘率意戲和一首可為國歌乎可為俳體乎可為
竹枝詞乎不自知也我且笑和汝亦妄聽
麻牟嘉類々温爬奈伽野登乃奈那鉅麻樂追由廼

南植雞毛不加賀波濃阿岐

東北諸列之船運米柴漕魚鹽又膏又炭舳舻相啣
皆達深川亦繁也亦昌也一帆船順風趁潮快走如
箭船內幾箇行客雜話紛紛一客向小猴指着他一
船道那行船恁那樣快小猴道何說快他是原來繫
得不動客道如然猶曷快猴道何容疑是係我船快
客笑道去秋宛理先生來言人智之幾一世進一世
一歲進一歲今日比之百年前發明不信徒且矣
小猴難哄且那先說之日居其必常不動世叟運拱
之船之理推之或然利足客列道實然列如使

日輪東西旋轉流星一樣宜向後邊曳曳一大餘光佐

原客亦在野列道我鄉亦信他說多初聞他大言自說吾是

日本之忠臣可謂楠氏之後身如教為僧即是弘法

大師亦善詩亦善歌又解梵字又解蘭字徂徠也本

居也何足掛牙我想是也窮措大瞞人套語及見其

人却是箇老實人家始知他打這般大話誘後學方

便遂聽其講如龐迪我刺私亞利斯多游子六黃周

道等爭論地動樣子說得妙妙真如見見學時學桐生客

列道其說通日月五星一箇箇皆為世叟就中日叟

謂之天照國其國有生無死有樂無苦日晝夜也沒

有極是無上樂國人如要生其眼須守五常行仁義
江戸客剪他句道繁昌記必謂上方役者其人想是
其說謊如說天照國即是我日本如題樂國我江
戸即是天照樂國怎別索之自古言金烏玉兔欲生
日鬼無若為鳥此外没法何仁義何五常但其謂金
与女做引力此則實理雜話中船既入鎌屋溝舟師
指點岸上笑道這方深川那方本町樂國即是官等
速上

本町

本所亦狹斜之窠穴曰常盤坊曰松井坊曰何曰何

佳麗互說繁時之達長岡坊云吉岡坊云何云何云
是則極賤貨品流屬下等此種賤品古号局肆今謂
之切肆藩藩設都巷道四達道甚狹繞容通二人遊
客踟躕恰入洞穴一房棲一貨房內窄亦容坐二人
飲也於是賦也於是背後隔紙障主家住妻孥不止
言語相通上耳連解帶脫衣窓一窺一糶一糶之
氣息了了上手朝雲暮雨楚夢幾番一日高買算教
不遑

叫過一声放歌宛轉索棟妓聽取惶忙起身捉声嬌
挑一會遂引刀拔声一嫩少年手中單頰悄張處

早被老妓一把撻住，以手喫一驚，待一力脫身去，妓怎爭敢放鬆，抱接棄命拽上，快手閉戶，撲地投鑰。正是：點犀陷機，辟病蠅墮，蛛網妓含笑，道：「此所是，因汝帶路引否？」双手摸他懷，探出一索肉帖錢，道：「好！不依分說，把他打翻。」少年喫第一驚，仰天，聲不得，妓便跨得下，鞭間壁有客，命酒，令肉呼，蕎麵，喚煨薯，上婆小鬟並口侍，食客醉氣漸湧，一發撒豪，拋餅金，為纏頭，婆鬟喫驚，想道：「千古椿車，生沒有，今歲何等福分，遇着這般纏頭喜，歡，弄摩得掌生，執起去，障後發包。」思掌中之珠，便是新鑄百文錢。

人間世，取命之末，奈貧也。有等富也，有等貴也，無極賤也。無極鈞是，女郎也，同是賣色也。然而等差雲泥，貴賤特異。上曰晝，三下曰夜。發上往，下間上之上下之下，不可勝算數也。然如其情，則豈二之哉。上下各有敵其樂者，一也是世所以有夜發。自古言夜發，至晝三不買徧，則未足稱真知風情者也。蓋或然矣。本西吉田坊者，夜發之窠，粉粧趁晚，四出鬻色，初篇所謂有物呼人，若泣若訴者是也。且以其為下之下，故老妓流落擔，思疾者猶守，故輒以送餘生。今則不然，青年妙齡，頗有姿色者，往有之亦出於命末，奈

欵幕天席地倚木作庐懸下薦箔纒遮傍觀他倚箔
呼喚求售可憐双袖帶霜夜使人動凄惻之情可憐
粉面照月時他自呈含羞之態不似局妓扯住力賣
不像上頭矜色張威然而人之無情人之好事觀近
迫面揭起行燈品鼻評口喝粉采紅客衝入然尚傍
觀不動作者譬之小厮作成管犬交接一霎時客來
客去雲烟過眼不比犬兒幹好事移刻聞之一野客
要買初番便設一法趁早入那庐内候為候間自以
為此策新奇世孰出之使他喫驚且足以示我慙
慙何思他至唱筒大帶道謝今晚著鞭趁早如法

其人喫驚暗想道：「世間不無人矣。」

猛看薦飄猛聽妓叫，庐内驟走出。蒼頭一漢子趁
上，不依分說把蒼頭踢翻罵道：「空手幹好事，汝潑皮
何等！大膽！早過傍人來，助亂顛亂推洒拳如篩，原來
有箇管場男子備這等之變，世呼這漢曰牛居士。欽
按此職極賤，非人所為，便牛馬視之。之目又按職幹
干野亦牧牛馬義之所名，因憶所嘗聞遊此場者謂
之野宜併考焉。」

晝三者通晝夜賣之名，夜發則唯夜是鬻。世有二八
蕎麵者，又有夜發蕎麵者，二八亦連晝夜賣之，而夜

發亦唯夜是當可知世有夜發女郎然後有夜發蓋
麵夜發之名亦舊哉聞二八者坊下寬文四年距今
百七十三年河漏之繁昌爰極又有手打者蓋出於
二八之後其製精細家亦從華器亦從潔愈出愈精
益多益行而此二家雖連晝夜賣夜則以亥時為限
是所以有夜發也乃夜發亦出鬻裝作兩擔擔頭懸
鈴鐺送响循行鳴售因又呼風鈴蓋麵東市西井
郭外橋頭揮月鳴兩莫處不鳴風鈴亦賤品位屬下
等乃其有夜發之名不止夜賣彼此同品以其似極
似然矣嗚呼之二物色食之最輕者猶且繁昌至此

聖人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宜哉

演武場

古人言北斗為兵象而此方地形自然以焉乃我俗
老武所以宇內無比也蓋然矣聞軍陣之法起於
神武帝然初立五陣後作七陣蓋亦原陰陽五行以
寓二五之妙用也逮神后之朝漢人來獻太公
八陣法后以其書傳之應神帝然帝
以為後世或為亂人資乃臨崩火其書為灰燼之後
因祠帝為軍神世必謂八幡官是也後吉備公
入唐受陣法婦亦未傳之世而盡及至醍醐帝

故遣大江維時求之。唐實延長元年也。維時歸朝傳之。其家乃至。六世孫匡房蒙勅傳之。源義家爾來子孫相受傳之。於源氏云。輒近兵家者。流駢出訓練立教。弓馬為家。槍劍作法。威也哉。其講兵乎。治世焉。官於郭外四方。置弓場。設馬埒。有壬。有林。士大夫往。執射。執御。講習是極。御小矢。馳發。矢如破。騎射最為壯觀。蓋聞國初。天照帝創造弓矢。曰天鹿兒。矢曰天羽。其品有四。曰座陣。曰黃向。曰護持。曰治世。及乎神武帝製作始備。然後未武人隨意出。乃有重藤。側赤塗籠藤。三所藤等名目。矢

有雁股。蚤日神頭。上指鏑等品。數而騎射三科。曰笠。曰大射。曰流鏑。馬且速。馳馬曰櫻狩。千里馳至。六百里之遠。連發箭。曰大矢。數幾及九千之多。槍亦振古有之。然用之之威。蓋自楠氏。其品有直槍。管槍。鎌鍵。一字大身。等之別。雉。亦屬槍。又人多用之。且使棒。揮鎌。拋鎗。投石。其他武用。莫弗悉備。莫弗盡課。獨至劍術。則庶人亦得學之。是以劍家立門。分派。其流殊夥。武備志亦收我新影。流劍法。可見勝。而且術之精練。然而術中原有。居合起合之方。本末相須。為用。然後世分為二。乃居合。亦別列武之一科。弓馬鎗

刀家、流、競磨其術爭琢其法何其盛也然猶世
之慣治間有武而文者乃其歲首之會亦例文家發
會聘妓佐酒按曲撒興思夫有武者必有文豈不示
以柔能制剛之理耶非欤

先生儀服警峻上場羣弟子以次上前嗑頭道杖履
萬福康健迎春奉祝、、幾會照例好是新晴奉賀
、、一、禮畢反位只見一人抽班進出道請衆位
兄弟誰肯一刀見誨一人應聲跳出道敢請、、二
箇一拜了並把朴刀相迎一來一往一鑽一閃大吃
小叱刀声叮、鬪了三二十合勝負未分間但看一

位粉頭整、櫛、蓮步來進向先生長揖道今日萬
福依舊賜招多、奉謝青盼帶喜紅頰唯笑恰是武
庫降天女劍山迎觀音一坐呆得魂飛魄飄那二箇
爭免不、軟足柔扭、扭、立站不穩先生道好、
舍之曷必論勝負刀頭殊銳足見平生練磨好、
快飲祝酒暢達春襟早着排筵席陳杯盤粉頭轉鶯
声唱一齣賀曲一稱三嘆先生穢、已無算爵酒酣
興濃一人攘臂起舞衆皆彈長鈇打節遂卒杯盤狼
藉或操刀牽絲寫春駒舞或冒武面試忠玉踊去駒忠士
此舞名
只見粉頭揭起紅袖抽出玉臂左手先拈一指預保

勝向衆道米、快試一拳，一人應声道請一扭見
誼扶袂來鬪。往一來一叫一閃恰是敲石火迸裂
巖電掣交番競戰，然粉頭逞本事那箇一人抵堂得
女將軍氣得奪揚何數漢上木蘭不讓日本巴姬他
便乘勝乘醉向衆誇說道君等平生所學不知何學
如實學可學之吸熟可熟之吸刀之與拳何見差別
手練原來小如心練說劍術之與義亦是在一心不
動陰陽魚一指劍一理心之太極既定眼易小快手
易不快夫撫劍疾視匹夫之勇君子鄙之暴虎馮河
聖人不與以奴視之君等以為纔是手頭之伎爭奈

臨敵保勝却是平生揚武長劍等身短袂露臂只是
但像使刀賣藥漢子模樣三冬立課體費閑汗万本
敵扑掌生豚胝也是與春米人家同樣先生顧左右
道好、以束帛贈女先生

茶店

當今茶店之盛亦與酒肆爭多乃至繁會吸此戶可
吸或借祠地或賃寺域或在閑窻而大者高樓華麗
名茶待客小者今不復奉晚茶、瓶茶杯之良從可
知矣然而吸茶宜磁末茶宜瓷磁此曰潁戶瓷此曰
樂燒按樂者以宗慶為祖漢人男常慶明理孫吉女繼業爾來

勝向衆道來，快試一拳，一人應声道請，一扭見
論扶袂來鬪，往一來一叫一閃恰是敲石火迸裂，
巖電掣，交番競戰，然粉頭逞本事，那箇一人抵堂得
女將軍氣得，奪揚何數漢上，木蘭不讓日本巴姬，他
便乘勝乘醉向衆誇說道，君等平生所學，不知何學，
如實學，可學之，吸熟，可熟之，吸刀之，與拳何見差別，
手練原來，小如心練，說劍術之與義，亦是在一心不
動，陰陽無一指劍一理，心之太極既定，眼鼻小快手
易不快，夫撫劍疾視，匹夫之勇，君子鄙之，暴虎馮河，
聖人不與，以奴視之，君等以為纔是手頭之伎，爭奈

臨敵保勝，却是平生揚武，長劍等身，短袂露臂，只是
但像使刀賣藥漢子模樣，三冬立課，體費閑汗，万本
敵扑掌生，豚胝也，是與春米人家同樣，先生顧左右，
道好，以東帛贈女先生。

茶店

當今茶店之盛，亦與酒肆爭多，乃至繁會，此戶可
吸，或借祠地，或賃寺域，或在閑窻，而大者高樓華麗，
名茶待客，小者今不復奉晚茶，瓶茶杯之良，從可
知矣，然而吸茶宜磁，末茶宜瓷，磁此曰賴戶，瓷此曰
樂燒，按樂者以宗慶為祖，漢男常慶，明繼業，兩來

子孫相嗣綿不絕今至十餘世世住在京師江
戶則以乏其植故古無業此者及近歲漸有而漸盛
繁昌都之勢然矣今乃寶來氏龍山通稱古六為名工其人
賦性淡泊甚有雅致河濱之陶不窳雖非同日之論
器因人成之理者一也乃以自然見良之故需者種
多然其造甚火是以常貧亦龍山所以為龍山其舖
在淺草馬道街以厭雜道寓金龍山中人九堂令二
弟子右六左六者本舖近日名益高以天保甲午歲
官賜台觀可謂名不虛予嘗戲題其所造風炉有
聯贊以證古無之物今莫不有焉

代僕親吹火

字仙坐起風

須烹新葉茗

曾吸落花風

一十五絃

十五絃三味線之行其伎為業者瞽師曰檢校曰勾
堂曰何曰何其流曰山田曰生田曰誰曰誰曰立門
戶各爭微妙女師其流長歌也豐後也又何又何每
街潤門前篇所謂揚花者亦其一也然而琴瑟古矣
世會之者少去冬優人市川九藏自浪華歸善彈二
十五絃是古所謂瑟也言長崎行中既學但以其為
最古故曲調甚火因就予請製新詞予乃賦此付之

亦昔日無之物莫復不有之一記證嗚呼如使九藏
為三即我取翰林一官應得百文錢一般巴調獨有
慚於謫仙

續長恨歌

玉容寂寞淚痕新只記長生殿裏春一敗金釵寄作
信三郎底事老風塵
鞞鼓夷天動帝宸娥眉委地馬嵬塵當時為擔二千
寵別恨長牽在一身
三世誓成婦帝都九華帳裏夢魂孤多情要走人間
上不似嫦娥負老奴

紅塵長隔白雲鄉金鑰重鎖玉房堪恨方家欠手
段致魂不使見君王

為烏雀犬鶴

昔者孟軻氏稱齊之繁昌鷄鳴狗吠以證其盛可想
矣江都夷類之萃珍禽奇獸姑舍烏鶴極多舞雀極
多躍烏儘多鳴犬儘多吠夫以此為繁會之證也則
豈不太平之一大端證乎漢上自古麟鳳為祥然彼
則以少見罕出為祥此則以多見極蕃為瑞然而彼
方五代之際麟鳳多萃于蜀歐陽氏論之以為多
非瑞物也使彼以多為非祥而我則以多為瑞多

益祥蕃：愈瑞乃今之治平以予言之勝堯世遠矣
此種之蕃比之鳳皇來儀可也何必仁麟靈鳳然祥
瑞論之哉

數鷲衝雲戾空盤舞一番鳴一鳴道快：好天氣富
士山頂半點沒雲哩嗚呼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五風
十雨生此太平世三市五街翻此繁昌天我與汝皆
幸：豈不福高運好諺所謂江戶人倒於食屠肆歲
增酒店月息剝齋殘截又飽又饜我輩莫一鷲不得
所殊喜近年鰻鱺店之繁山鯨棚之昌食足神王使
食指不暇動可憐山雀澤雉與我同是鳥類却是年

中之餌一飲一啄平生多飢豈堪擇食如鰻鱺連香
不能聞且如猪鹿肉却是山澤今為飢饉嗚呼世自
古言鳳凰：自我言之何必算德那輩獨珍西土
深藏高舉何不向東方一出見德輝不來繁昌之味
至死無識何等愚真凡鳥：他言非竹實不食
咄：竹實帶何風味豈如油豆腐厚味啗下街間
婢携竹籃呆：來過衆鷲一顧一睨咸道好東西油
豆盛得有數爭嚷一會待我逃汝往一老鷲道汝等
不要爭那婢出田舍婢始出都
俗呼山出取之容易探囊中物一般
一鷲足便叫一小鷲往汝欽哉他直倒翼說時遲那

時早囊中之物早已掠取上喙那婢吃驚一跌滿頰潮紅仰空怨望衆鳥一齊撫翼哄笑老鸞道凡物欠兩全繁昌世間物漸小值漸貴比五十年前油豆腐亦未減過半喫着不足時聽蓬蓬風起四方八面風箏冲空鸞等掩耳道又喧又雜然可謂絃繁昌天鳴太平世奇觀々々那邊數大風箏係貴公子等頑爽何等豪奢頑弄倦來剪絲任飛一日一兩千里無迹自非此間如何得見殊嘖々々但比夏天烽火鬧天震空時々使我驚殺猶好々々箇屋上鳥對鳥道近頃如何有獲否一鳥道多獲

多食每日十分飽了却是患下利顰蹙道又送通氣好々前頭那上頭上便好一直起身向他頂門上點撒下土吃驚望天損頭知為鳥屎滿心歡喜微笑道常言為鳥糞沈其人造化妙々心願成就今歲可期先刻算命先生言今年春夏交運極旺猶且須覬人力助天命如然諸事万端莫不如意想此占是也為挪揄道痴奴愚漢世間多是此蠢畜肩謫笑語痔吮瘍脫使那曹蠢兒誤升干公以貨動以婚從諸事万端莫不如愚將不潔汗西子於心不安吾一一擇此輩頂門當廁穢過高望低瞰聽得笛声亮々箇虛

無僧有婆塞來過烏道那人等並是武門不遇之士忠不
事二君孝不忝祖先悲歌慷慨寄迹禪門英傑莫非
其入去年一件亦足以振士風安流之使不得使不
得好後邊紫衣僧至那禿頭上亦好僧其頭士其
心粧武樣戾佛意擊跪曲拳捨身武門且平昔甘受
後庭之汗吾屎却是清淨時見白鳥一隻翩翩尋路
烏道朝鮮烏來仰空一嚇

數雀跳躍皆道可喜米艘百万今亦又派威哉
官庫千瓦万壁長城也像富哉御裁前光景九十六
箇豪商高棟撲地鼎食鳴鐘聞當初那豪等先人倚

木賣茶何思今為此素封聞之寬永年間有井上喜
庵者言都下四箇豪商今各蓄三千金蓋驚其富也
何也驚想當日七富而高貧以不如今七亦富商亦
富欵嗚呼使他復起想應驚死三千金商今復孰算
之吾曹何福一啄万粒湊三農辛苦之膏滿一生遊
翼之味不棲都下安得此飽天恩可思可鳥而不
入乎一雀道昨晚奇話知否那儒靜軒住在西福
寺西新堀之岸福寺後邊着那貧儒好笑那儒昨晚
殘坊在新堀側買米大約可二升緒以携歸可憐褚底有穿
粒漏玉他曾不肖呆吟詩行我尾之隨漏道呀

大槩喫着。合許他比到門方纔覺悟。顧我嚇喃。自恨真箇化僧錯撒鉢米樣子也。似好笑。一雀道那方一院南燭極多想熟盞。一遊嘗新。一雀道。我已檢之。今度和尚極吝燭子纔紅。早已袋罩去。無復着半粒。赤那斯不唯不分鉢米。却更奪我食。連自己欠賞觀。一雀道。世間守錢奴並是。何獨那斯時着。羨鳥人執竿。悄悄去。雀等認得。錯愕。大飛。

有半豎前脚。呆然望空。有起揚。後脚跑。上為勢。有悄悄。向側。屈腰撒尿。有步。嗅過揭。一脚溺。或伏地貼。

首或把身投地昏。引睡轉。自娛曲臂抓蟻使啄。驅蠅。黑白赤駁羣犬聚而居。鳥看。小斯摩去。叫聲。白米。白突起。惶忙搖尾。走進。赤黑相顧。道。他造化。又見招。必定好餌。白去。未多時。浪。還衆犬看時。着他面上黑。抹畫。双眉相視。共笑。白歎。口氣道。也被那斯騙。自非。糾教。兩此。墨爭。輒消。此復。幾日。為人笑具。又聞急叫。黑米。黑顧。白道。今番造化。連我不知飽。何東西。吾生。得黑身。生免。畫眉之奔。急遠。尋声去。何思。那人家。叫他。侍小兒。溺。投。此煨薯皮。為報。黑快。失意。還。以首。赤。声叫了。錯愕。跳避。道。此。

浣皮這首幾番，使我吃驚。前日，迄今未消。白笑道：今番造化運汝。

縞衣女裳翼如，車輪長鳴。一聲鶴踏祥雲，翩躚回舞。東翔西翺，吃一驚道：吾不來儀，纔可百年何思。這等更益繁昌，前回吾來深川本所，並是人半于菜，人烟希疎，草棘荒涼，只看野水之縱橫，不思人藩劇街為。此都會殊驚，根岸向島並為此繁鬧，後世可畏。為知來年，不如今不意，教坊女師若是，添多筆道師匠，若是加多卜賣先生，街佛道場，曲衣舖骨董肆，毘戶混堂，若是增多醫亦夥，儒亦夥，但思徂徠死後，無徂徠。

雖多則多，學魏德齊，儒者多，彼者不異，醫者多，藝者甚，似人物之卑，風俗之改，使鶴感時世之變，想又百年而來，更見何如繁昌。吾將又來，又來，更看無窮之昌。却思靜軒死後，無靜軒，他日誰記。後之繁昌，未知後來斯鄙，儒天更生之否。

靜軒居士卒

世人試思天地為原，為始，而果有果，無我未，可知其如何也。况人物稟生，卜其間自有觀之，則有自無觀之，則無况乎身外之富貴，眼前之貧賤，榮枯也，顯達也，共是鏡花水月，孰是非孰，優劣吾將何罪。吾將

何悲耶何也世人得之而驚失之而驚樂適來之時
悲適往之時甚矣人之不曉靜軒居士病劇遽然且
死妻哭倒在地捶胸道吾向說今年天謂前厄謂前厄俗
歲為前厄庶幾禱禳除之予偏執不田今米難起豈不
遺憾且吾適汝未未嘗觀子祭神念佛算起冥路必
定陷地獄受用多少苦子苦不為苦於妻子如何哉
居士微笑道死生有命神佛豈得私禱請免死世間
無復見死如然地獄亦甚閑暇天上亦甚寂寞且近
歲米價之昂人如無死天下益困思天先令我遊手
蠹國人等趁早結果了無用之口與有用之腹理

宜然且使吾免買米苦我亦自此安心豈不兩便且
吾佛緣之深年來衣食多依浮屠三千之佛孰不認
我八宗之祖孰不憐我我墮阿鼻他安束手坐視必
定拯之汝放心勿費思妻道恐不然子雖恃他自彼
言之亦可謂平昔剝佛祐居士道好々或不見援
一觀地獄變相不亦善乎劍山血池罵取為續篇以
付汝猶支數月之飢不但此已吾老州葦不能起家
不肖之責不孝之罪身受苦楚固其所也生無功德
死後為馬也其所為牛也其所牛馬受生孰与為貧
人孰与為浪人孰若為不肖不孝之子何為着此遺

憾獨所恨。汝不幸何緣嫁我。糟粕苦攻未報。永為牛
衣中之訣。我不無愧於汝夫婦之情。我亦算免汝生
前之苦。因遺言誠汝。汝無姿色未滿四十世未必無
偶。次不要守寡。此字代休書立證。任汝改嫁。須擇箇
不鮮一字。人才再醮。託餘生他日之福果可期。妻道
如他日姑舍。日今家中沒一錢買棺材。修好事。如
處置。居士道奪奪與。蟻原來吾所不欲。然公平世間
不得不葬埋好。汝須就親知人乞百文錢。一投。桐
棺三寸。何苦難辦。弟子近前道靜軒。家言十卷。一
卷僅刻成。終說多未定。今而師逝如何。使好弟子等

遺恨莫甚之。居士道何恨何憾。士君子之論蓋棺而
定。吾今知免矣。實行已之何問。緒言如著本梓。不梓
任兄等。他日便宜。但切誠勿值諱年刻遺稿。書畫會
醮香奠。以累交遊。勿建碑銘。誣功德。諛墓中之我。遂

歌曰

此生昔至自何來。此死今歸何所回。不生不死兮
我何樂。不至不歸兮我曷哀。

妻便拊盆兒便鼓碗。弟子皆舞嗚呼樂哉。以天保七
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一。寺則小石川西岸寺
是也。宗旨代淨土宗。決非耶蘇宗也。以聽門前喧

開米商為第一番連書賈薪商古交賈菜販商一齊
闖入並供薄證債催促爭先家人狼狽不知所措居
士在棺中忍不住叫聲靜軒今日實死不復以外出
騙君等連罪連債自此休

西國獲猩

天保六年猩自西國至出字豈可小誤可謂珍也按此物古
未詳其果有否今安辨其真假但不止頭髮連眉毛
皆赤真異物真奇種善舞善歌善言善飲而我邦
自古為禱物也散樂中有猩舞乃賀筵慶席演此
祝之於戲此世而出此物我雖未知其真偽何如要

亦為太平之祥可也為繁昌之瑞可也古語云猩
笑猩靜軒亦笑靜軒笑投筆云
後序

韓氏言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
皆所為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予謂此則古聖賢
人以道自任者之所為非是此等人所宜為法則也
後世又有憤世而為之有傷時而為之是亦君子之
流也及世愈降為者不復如古其為人槩不為名則
為利是皆鄙事非君子所為也而憤世之為自然不
免荒誕不經自放者有焉傷時之為窮愁幽思不得

不洩其衷者有焉。然而間庶幾於道之言，使讀者興起也。亦有之至為名者，則博記遠索，稽古證今，而自銜於為利者，則奇幻百出，架空構虛，而極詭為名者。安得一言之庶幾，況為利者乎。然猶孺子之歌，夫子有取焉。陽貨之言孟軻氏，引為要亦在。讀者之如何也。爾則謂荒誕為高，謂窮愁為驕，驚其博愛，其誰也。亦不無其予為斯篇，非憤世傷時也。固是又非為名也。唯出乎射利之為而已。其既已射利，曷名之。顧為既已名之，不顧何物，不可筆之何事，不可寫之，亦有荒誕之語，亦有窮愁之辭，間亦有替古證今者。然作

者以為世之驚不驚人，之愛不愛，毫無損益於己。豈善哉。諱直，諛而已。愛利而已。而讀者觀其荒誕也，或誤謂是憤世之為，觀其窮愁也，或誤謂是傷時之為。不然也。則又或誤謂是全係售名之為。吁，今世何憤之有。今時何傷之有。但是射利，又何暇繳名也。然而利亦有分，有大矣，有小矣。占大利者，一生受福，澤溢子孫。射小利者，眼前救急，醜累一生。然而大利也者，則亦非售名者也。難獲矣。何也。名利相須也。古人云：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便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然而世人觀其言，即謂斯學，而君子也。斯德而賢

人也。公卑辭聘之，卿厚禮招之，士庶執質爭拜門下。乃其人儼然跨馬帶僕，其往濟，其還皇，人望其塵曰：盛也哉！名勢耀世，金玉華堂，買田遺子，購宅棲妾。我雖未知其果為賢人君子否，一生受福澤，貽子孫，果有之而生也。榮死也，哀天下莫不惜之。弟子銘其德，傳之於不朽。我故曰：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如射小利，名亦從小矣。世人讀其語，便謂鄙矣。斯人放矣，斯人君子何肯為之？非儒者所為也。公輦脚，士庶過其門，恐流其醜，嗟夫！生前之福孰不欲之，身後之名孰不欲之？車馬盈門，人所欲也。金玉華堂，情

所欲也。猶且舍此取彼，不惑之於眼前，而一生之福自損焉。不暇顧於其求之者，為失之之始，誠可憐也。哉！予乃今大悔且愧，而自憐，是則篇所以落筆於此。江戶之繁昌，豈此而盡焉乎？或曰：子既悔之，豈其心亦將欲自今射大利而繳大名，而得跨馬帶僕，由遺子宅棲妾之實耶？則陋矣。曰：陋矣。及於名猶汲於利，學道然未免置意乎斯二者間，安得稱賢人君子？又不足以語學者也。其既悔小利之唾，思憫大利之輦，哉！且我愧之，耻於載影林下，吞聲高穴，獨善其身而默以自樂者，也耳。彼跨馬帶僕者，与我足此

等。人何耻。他之為乃將欲自今亦為默而已矣。或
又曰道在於我。然不得其時。猶默而已。而可耶。曰亦默
哉。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衰世之言也。聖賢之任
也。今則道行于上。而學行于下。今之太平。今之繁昌
有何所言。而書之哉。且借以今為衰。吾固此是。等人
猶尚宜默。矣。嗚呼。既已悔之。廢幾。後來外彼二者。
然為太平繁昌中之一默君子耳。

繁昌記五篇於



